



濟慈抒情詩選

孫民主譯

濟慈抒情詩選

孫民主譯

五洲出版社 印行

前 言

濟慈（1795—1821）與拜倫，雪萊同時而享名世界的偉大詩人，他生於倫敦十五歲時學醫但詩歌與醫藥是不能並容，所以濟慈便棄醫而專心於詩歌。他完全靠自學而進入詩壇，他的古典神話詩篇「安特美恩」發表時，大為批評家所斥責，他幾乎因此而憤怒得發狂，後來，他的名聲漸大，他的評論也就與雪萊並列，而致命的肺病卻侵襲了他，他雖然移到溫暖的氣候中去養病，但結果終於不幸便在二十六歲時死在羅馬，他的詩秀麗而富想像，音節也極柔和，人稱之為詩之花。但他的思想卻與拜倫，雪萊不同，他所讚頌的只是美，對於世上的一切紛擾，他都不染心。

本詩選，選擇其生平代表作凡六十一首，在抒情詩的領域裡，一直被公認為傑作，其內容優美而蓬勃的幻想，精力充沛的現實刻繪，浪漫的感情，自然而渾圓的藝術，音樂及形象的美從這本詩集裡，可看到詩人對時代對人生和愛情所抒發的高貴的情操。

孫主民於南都 50.6.30

濟慈抒情詩選

目 次

獻詩.....	1
給我的弟弟喬治.....	2
給——.....	3
“有多少詩人”.....	4
給贈我以玫瑰的友人.....	5
給 G,A,W	6
“哦 孤獨”.....	7
給我的兄弟們.....	8
“陣陣寒風”.....	9
“對於一個久居城市的人”.....	10
初讀賈浦曼譯荷馬有感.....	11
清晨別友人有感.....	13
蝴蝶和蟋蟀.....	14
致克蘇斯珂.....	15
“快樂的英國”.....	16
致查特頓.....	17

給拜倫	18
‘女人！當我看到你’	19
憤於世人的迷信而作	20
“呵，在夏日的黃昏”	21
“漫長的冬季”	22
寫在喬叟“花與葉的故事”的末頁空白上	23
初見愛爾金壁石有感	24
詠海	25
題李·漢特的詩“理敏尼的故事”	26
再讀“李耳王”之前有感	27
“每當我害怕”	28
致尼羅河	29
致斯賓塞	30
給——	31
“但願一星期能變成一世紀”	32
人的時令	33
致荷馬	34
訪彭斯墓	35
詠阿麗沙巉岩	36
寫於彭斯誕生的村屋	37
詠睡眠	38
詠聲名	39
詠聲名（第二首）	40
“假如英詩”	41
“白天逝去了”	42

“我求你的仁慈”.....	43
“燦爛的星”.....	44
睡與詩.....	45
夜鶯頌.....	65
希臘古甕頌.....	70
幻想.....	73
頌詩.....	78
詠“美人魚”酒店.....	81
羅賓漢.....	83
秋頌.....	87
憂鬱頌.....	89
阿波羅禮贊.....	91
畫眉鳥的話.....	93
仙靈之歌.....	94
雛菊之歌.....	96
狄萬的姑娘.....	97
“在寒夜的十二月裡”.....	98
無情的妖女.....	100
伊莎貝拉.....	103
聖亞尼節的前夕.....	130

獻　　詩*

——給李，漢特先生

神奇和瑰麗都已消失、不見；
因為呵，當我們在清晨游蕩，
我們不再看見一縷爐香
裊入東方，迎接微笑的白天；
不再有快樂的一群少女
妙曼地歌唱，手提着花籃，
把谷穗、玫瑰、石竹、紫羅蘭，
携去裝飾五月的花神祭。
不過，倒還有詩歌這種樂趣
遺留下來，點綴平凡的歲月；
我欣幸：在這時代，在林蔭里
固然沒有了牧神，我尙能感覺
葱蘢的恬美，因為我還能以
這束貧乏的獻禮，給你喜悅。

1817年3月

* 這首獻詩是印在濟慈第一本詩集的首頁上面的。

李·漢特(Leigh Hunt, 1784-1859)，英國作家及詩人，“探索者”雜誌的主編。他初次發表了濟慈的詩，並予以評論。濟慈通過他而認識雪萊。他也是拜倫的友人。

給我的弟弟喬治

今天我看見的奇迹很多：
初升的旭日吻乾了清晨
眼中的淚，天宇中的詩人
憑倚着黃昏輕柔的金色；
我看見碧藍而廣闊的海，
它那巉岩，洞穴，海船，憧憬
和憂懼，還有神秘的海聲
令人悠悠想到過去和未來！
親愛的喬治呵，就在此時，
月神象在她新婚的夜晚，
羞怯地從絲帷向外窺伺，
她的歡情還只流露一半。
唉，但天空和海洋的奇迹
算了什麼，若不是聯想到你？

1816年8-9月

給——

假如我面貌英俊，我的輕嘆
就會迅速蕩過那玲瓏玉壳——
你的耳朵，把你的心找到；
熱情盡够鼓舞我前去冒險：
但可惜我不是無敵的騎士，
沒有盔甲閃閃的在我前胸，
我也不是山中快樂的牧童，
能讓嘴唇對牧女的眼睛放肆。
然而我仍得愛你，說你甜蜜，
因為你甜過希布拉*的玫瑰
當它浸潤在醉人的露水裏。
唉！但我只合品嘗那露滴，
等月亮露出臉，蒼白而憔悴，
我將要憑咒語把露水採集。

1816年

* 希布拉(Hybla)，愛特納山腰上的城鎮，有野生芳草，味極甘美

“有多少詩人”

有多少詩人把閒暇鍛成金！
我的幻想總愛以詩章作爲
食品——它平凡或莊嚴的美
能使我默默沉思很多時辰；
平時，每當我坐下來吟詠，
詩人就擁聚在我的胸海間，
但並不引起蕪雜騷亂，
而是合唱出悅耳的歌聲
正如黃昏容納的無數聲音：
樹葉的低語，鳥兒的歌唱，
水流的潺潺，由暮鐘的振蕩
所發的莊嚴之聲，和千種
縹渺得難以辨識的音響，
它們構成細唱，而不是喧騰。

1816年3月

給贈我以玫瑰的友人*

最近，我在愉快的田野裏漫步，
天鵝正在茂密的苜蓿蔭翳裏
搖落顫動的露珠，冒險的騎士
也正又拿起打凹的盾牌上路；
這時，我看到最美的野生花朵——
一枝早開的麝香薔薇，在初夏
散發着甜香，像女皇泰坦妮亞**
所執的魔杖，秀麗地滋長着。
當我宴饗于它的芬芳的時候，
我想，它遠優于花園裏的玫瑰：
可是，威爾斯呵，你的玫瑰來後，
我的感官却迷于它們的甘美：
它們有輕柔的聲音，悄悄懇求
和平、真理、和無盡友情的陶醉。

* 指查理斯 威爾斯(Charles Wells, 1799-1879)，濟慈弟弟托姆的同學，曾寫過一些小說和劇本。

** 泰坦妮亞，妖仙的女皇，見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

給G. A. W.

斜睨和低首微笑的少女呵，
在一天中哪個神奇的剎那
你最可愛？是否當你在說話，
一片甜蜜的語調令人沉迷？
或者是看你在安靜地思索，
默默出神？或者突然起了床，
你披着長衫，出去迎接晨光，
一路縱跳，不願意踐踏花朵？
也許最好是看你凝神地
張着紅唇聆聽，滿面愛嬌：
但你生得如此討人歡喜，
很難說：哪種情致最美妙；
正如難說哪一位格拉茜**
在阿波羅***前舞得最輕巧。

1816年12月

* G. A. 威里(Georgiana Wylie)，以後爲喬治，濟慈(濟慈弟)之妻。

** 格拉茜，大神宙斯的幾個女兒的聰稱。她們司美及快樂等。

*** 阿波羅，日神，司藝術。

“哦，孤獨”*

我，孤獨！假若我和你必需
同住，可別在這層疊的一片
灰色建築裏，讓我們爬上山。
到大自然的觀測台去，從那裏——
山谷，晶亮的河，錦簇的草坡，
看來只是一摺；讓我守着你
在枝葉蔭蔽下，看跳縱的鹿麋
把指頂花盅裏的蜜蜂驚嚇。
不過，雖然我喜歡和你賞玩
這些景色，我的心靈更樂于
和純潔的心靈(她的言語
是優美情思的表像)親切會談；
因為我相信，人的至高的樂趣
是一對心靈避入你的港灣。

1816年

* 這是濟慈第一次發表的詩作，發表在“探索者”上面。

給我的兄弟們

小小的火苗從新添的煤裡
歡跳着，它微弱的爆裂聲音
爬過一片靜寂，像冥冥的家神
在對這些友愛的靈魂低語。

當我，爲了韵律，向星空覓探，
你的眼睛却帶着詩意的迷醉
注視這本大書，它如此深邃，
常在向晚慰解我們的憂煩。

今天是你的生日，托姆，我
很高興它過得和煦而靜謐。
但願我們能一起度過很多
這樣充滿低語的黃昏，安詳地
品嘗這世界的真正的歡樂，
直到上帝的聲音把我們喚去。

1816年11月18日

“陣陣寒風”*

陣陣寒風在叢林裏低吟，
樹木的葉子半已剝落，枯凋，
天空的星斗看來那樣冷峭，
而我還有很多哩路蹠行。
可是，我一點都沒感到寒意，
也沒想到枯葉的颯颯響聲，
或是天空中的盞盞銀燈，
或是返家的遙遠的距離：
因為我洋溢着友情的溫暖，
是在一間小村屋裡，我看到——
金髮的密爾頓內心的憂煩，
爲淹死的李西德**情辭滔滔；
可愛的勞拉穿着淺綠長衫，
忠實的彼特拉克***冠戴榮耀。

1816年10月

-
- * 這首詩記述濟慈對李、漢特的一次訪問，他在漢特的“小村屋”里和漢特談到密爾頓和彼拉克——他們所喜愛的詩人。
 - ** 密爾頓的同學及友人愛德華、金於航海時淹死，密爾頓曾著詩哀悼。李西德即指愛德華、金。
 - *** 彼特拉克(Petrarch, 1304-1374)，意大利早期文藝復興的詩人，以一組愛情詩著稱，其中所歌頌的少女即勞拉。

“對於一個久居城市的人”

對於一個久居城市的人，
看看天空的明媚的面貌，
對着蔚藍的蒼穹的微笑
低低發聲禱告，多麼怡情！
他可以滿意地，懶懶躺在
一片青草的波浪裏，讀着
溫雅而憂鬱的愛情小說，
有什麼能比這個更愉快？
傍晚回家了，一面用耳朵
聽夜鶯的歌唱，一面觀看
流雲在空中燦爛地飄過，
他會哀悼白天這樣短暫：
它竟像天使的淚珠，滑落
清朗的氣層，默默地不見。

1816年6月

初讀賈浦曼譯荷馬有感*

我游歷了很多金色的國度，
看過不少好的城邦和王國，
還有多少西方的海島，歌者
都已使它們向阿波羅臣服。
我常聽到有一境域，廣闊無垠，
智慧的荷馬在那裡稱王，
我從未領略它的純淨、安詳，
直到我聽見賈浦曼的聲音
無畏而高昂。于是，我的情感
有如觀象家發見了新的星座，
或者像考蒂茲，**以鷹隼的眼
凝視着太平洋，而他的同伙

* 濟慈不懂希臘文，這里表示他閱讀浦曼 (G. Chapman, 1559-1634?) 英譯的荷馬史詩時所感到的喜悅。據蒲伯說，賈浦曼的譯文充滿了“大胆而火熱的精神”。

** 考蒂茲 (H. Cortez, 1485-1547)，探險家及墨西哥的征服者。實則他不是第一個發見太平洋的歐洲人。